

迷途旅人

刘平 著

社

版

出

众

群

迷途旅人

刘平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迷途旅人/刘平著. —北京:群众出版社, 2003. 7
ISBN 7-5014-2951-0

I. 迷... II. 刘...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41839 号

迷途旅人

刘 平 著

责任编辑:萧晓红

封面设计:董 睿

出版发行:群众出版社 电话:(010)67633344 转

社 址: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 编:100078

网 址:www.qzCBS.com

信 箱:qzs@.qzCBS.com

印 刷:利森达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字 数:311 千字

印 张:12.5

版 次:2003 年 7 月第 1 版 200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7-5014

印 数:0001—6000;

定 价:18.00 元

群众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群众版图书, 印装错误随时退换。

目 录

序 章.....	1
第一章	18
第二章	53
第三章	94
第四章.....	131
第五章.....	169
第六章.....	206
第七章.....	249
第八章.....	279
第九章.....	310
第十章.....	339
尾 章.....	376
马年自叹(代后记).....	389

序 章

彩色的晚霞在远处的山顶上方变幻,并逐渐暗淡下去。

弯弯的路上,一个浑身散发着青春活力的小伙几乎小跑似地急行着,汗珠布满他洋溢着喜悦的前额。他感到自己像只出笼的鸟,从此将自由飞翔了。

从公社副书记简陋的办公室出来后,那颗一直慌乱不安的心终于定了下来。这个鱼跃龙门的天大喜悦,他得与人分享。

在学校里,他就是个品学兼优,有理想有朝气,渴望有个辉煌人生的学生。当他背着行李,被敲锣打鼓的浩大声势送出城,住进知青点的土屋时,他就已经意识到所谓的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只是他人生旅途的一个起点。他不想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他相信天生我材必有用,事在人为,是真金,终会放出光彩。

从住进知青点的第一天起,他就告诫自己,为了实现理想,不管有多大的付出,都得咬牙忍住。他只是个普通工人的儿子,父母无能,所有的亲戚都处于一个层次。他没有什么依靠,一切都得靠自己。这种想法,从他懂事那天起,就已经深扎在他的心底。

翻地、除草、插秧、施肥,只要是安排他干的农活,他从无怨言,埋头苦干。而且,还想方设法与贫下中农处好关系。晚上,他则呆在土屋的煤油灯下读毛选读马列,不像其他同学,怨声载道,偷闲躲懒,甚至偷鸡摸狗。他长得英俊挺拔,充满灵气却又给人一种忠厚诚实的感觉。所以不到半年,他就被评为五好知青,成了全公社

下乡知青的模范。这时，公社的秘书调到县里，公社书记李菁调他临时顶替，于是，他的人生开始出现了转机。

李菁三十五岁，是个颇有几分姿色的女人。最早是公社民办小学的教师，丈夫是部队的团级干部。结婚之初，她最大的愿望是随军，逃离这个贫穷的乡村。但那时丈夫还是个副连，没有带家属随军的资格。当丈夫有了资格时，她已经靠自己努力进入了公社的领导班子。县委组织部长向她透露，县委已把她作为重点培养的妇女干部，很快将成为副县长，所以她打消了随军当家属的念头。

那时的公社书记就是党的化身。李菁在方圆几十里，具有绝对的权威。他给她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那次插秧。

插秧是倒退着走。他第一次干这种农活，虽然下田之前，老农教过他基本要领，他也努力去实践。到了水田中间，他突然发现自己无路可退，身后的秧苗已经插满。他伸直腰，这才发现四周的秧苗已经插满，只剩下他和他的同班同学雪燕孤零零地站在插满秧苗的水田中间无处下脚。农民们则早已坐在田埂休息了。

这时，恰好遇到下乡经过此地的李菁。看见他们尴尬的窘态，她开心之极，并脱鞋挽裤，亲自下田拉着他们的手把他们接了出来，然后嗔怪地批评制造恶作剧的民兵连长。他红着脸对她说，不能怪他们，是自己不会干农活。今后一定虚心向贫下中农学习，通过劳动，努力改造自己的世界观。

从此，他在李菁心里留下了十分良好的印象。李菁因此也决定把他树为全公社下乡知青的典型，进而争取成为全县的典型。那个突出政治，一切以政治为标准的年代，树立典型就是最大的政绩。被树的典型和树立典型的人，随时都有可能青云直上。但是，李菁把他推为县先进事迹典型的努力没有成功，他被其他公社推荐的先进挤了下来。李菁还没总结出失败的原因，他却因此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因为他知道那几名先进典型的真实情况，知道



他们的先进材料是写出来的,同时他们又在县里有人事关系。他认识到仅靠埋头苦干是不够的,要走出困境,必须学会利用一切可能的关系,必须敢于否定自己已经形成的思想观念甚至感情。

与他同时被李菁临时抽调到公社协助工作的,还有与他一道被困水田的同学雪燕。他到公社兼秘书,淡雪燕当公社广播站播音员。还在学校时,他们就是一对令人羡慕的金童玉女,他英俊挺拔,淡雪燕清丽秀美;他是班长,淡雪燕是副班长。来到广阔天地后,两人又同时成为公社的五好知青,同时被公社书记李菁看中。

这个贫穷的山区,还没形成集镇。公社所在地设在一个山腰,用土墙围成一个砖瓦结构的四合院。除了这个四合院,周围也没有其他房屋。但在这个公社,这已经是最好的建筑。与知青点的土墙茅顶相比,公社所在地就是天堂。更关键的是,要当好社会主义新农民的付出与在公社机关相比,不知要辛苦多少倍。进了公社机关,哪怕是临时的,已为他们今后的道路开创了一个新起点。

他和淡雪燕都非常珍惜这次机会,也非常感激李菁书记的赏识。公社广播站在过去除了播通知就是转播县广播站节目,没有自己的特色,显得呆板无生气。淡雪燕任播音员之后,立即以其字正腔圆的普通话和甜美清雅的嗓音赢得了听众的好评。她还根据公社中心工作的要求,把重要内容编成农民们容易接受的节目播出。不到一个月,公社广播站就受到县广播站的表扬,为李菁书记争回了很大脸面。他当秘书,基本能做到手勤眼勤腿勤脑勤,李菁想到的,他能做到;李菁没有想到的,他能帮她想到。他为李菁起草的参加县里会议的发言稿,以其鲜明的政治观点和详实丰富的事例,使李菁赢得了一阵阵掌声。每次陪李菁下乡回来,他都会替她准备好洗脸洗脚水,把她服侍的舒舒服服。

平时,特别是晚上,他经常到淡雪燕的广播室聊天或看书学习。公社食堂的炊事员,是个四十多岁学富五车的摘帽老右派。他很喜欢这两个充满朝气的年轻人,每次打菜,都会给他们优惠。



虽然李菁提醒过他们要同这个老右派保持距离,但他们仍然偷偷成了老右派的朋友。老右派除了告诉他们他的人生经验外,反复向他们强调的是,不管怎样,知识才是力量,必须掌握了足够的知识,才会在机会到来时,不让它溜过。老右派还悄悄把当时还是禁书的古典名著和世界名著借给他们看,并教他们学英语。

四个月后,李菁作出了一个决定,把淡雪燕调到公社的民办学校当教师。这个决定来得太突然,他和淡雪燕都没想到。李菁虽是个女人,但有种说一不二的性格,在公社具有绝对权威,她的决定,没人敢不听,也没人敢问为什么。但因为他在为她服务的这段时间里,与她相处得非常融洽,所以他壮起胆问道:“李书记,淡雪燕的广播站正办得有声有色,干吗又把她调去教书?”

李菁闪烁其词地说:“我是为她好。她继续呆在广播站,会惹出更大麻烦。这种事你就不要多过问了。”

他对李菁的话并不理解,但不敢继续深问。

后来他把李菁的话告诉老右派,老右派若有所思地说:“李书记是个非常精明的女性,她已经看出了一些苗头,确是为了淡雪燕好。李菁是防患于未然,釜底抽薪。”

“什么苗头?”他仍然莫明其妙。

“唉,红颜薄命,红颜祸水。”老右派叹息道,“人心险恶啊。”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唉——”老右派又一声长叹,开门看了看门外,又关上门,压低声音说,“她出尘脱俗的美貌,已经引起一些人的垂涎欲滴,想入非非。”

“什么人?”他气愤地问。

“你一定要知道?”

“请你告诉我。”他语气坚定地说。

“副书记和公社治安委员。”

“这些人面兽心的伪君子!卑鄙可耻!”他骂道,“我去找李



书记。”

老右派赶忙抓住欲冲出去的他说：“你要冷静，小不忍则乱大谋。在人矮檐下，不得不低头。看得出，你同小淡感情很好。尽管李书记很器重你，但你真要与副书记和治安委员闹翻了，你在公社也就呆不下去了。李菁不可能为了你和小淡与两名主要部下翻脸。何况他们虽有那种意图，但都还没付诸行动，你对他们无可奈何。你和小淡都是平常人家的孩子，在县里没背景没靠山，也没人替你们说话。很可能你从此就被打翻在地，再被踏上一只脚，叫你永世不得翻身。李书记这一招，确实是明智的。不瞒你说，当年我这个右派也当得莫名其妙，只是因为我是个大学生的，县里完成不了打右派的指标，就把我划了进去。当年如果县里领导有一人替我说话，我就不可能落到如此人不人鬼不鬼的地步。你要想在这个社会活得体面，你就得学会忍，想法跳出这个地方，努力去谋取一官半职。”

老右派的话，如同棒喝，令他突然大悟。

自己人生的路如何走，他有种模模糊糊的想法，老右派的话使他一直模糊的想法清晰明确起来：走仕途，争取谋官。

人生旅途是短暂的，要使这短暂的人生旅途生辉放彩，要使自己活得体面光彩，就必须谋取超越他人的社会地位。那时还不像现在，脚下自有千条道。那时的社会，官本位占着主导，辉煌人生的惟一途径就是官位带来的权力。

从此，他的一切努力，都围绕着踏入仕途这个惟一的目标。

其实，老右派的分析，只是李菁调走淡雪燕的一个原因。还有另一个原因，不仅冷静旁观的老右派没有丝毫察觉，就连李菁自己在当时也仅是个朦朦胧胧的感觉。她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只要看见他和淡雪燕在一起，心里就不舒服，说不清道不明。有几次下乡回来，他替她打好水，服侍她洗去风尘后，就跑进广播室。她躺在床，想像着他和淡雪燕在一起的情



境，她就心烦意乱，难以入眠。

她是个成熟的女人，又正处于身体需要的高峰时期，但一年一度只有一个月的探亲假，能与丈夫相聚，多数时间处于一种饥渴状态，身体的能量得不到释放，生理的需要得不到满足。过去，她做的春梦，对象都是远方的丈夫，但近来，她春梦对象已经变成了一个面目模糊不清的男人。每次梦中醒来，她会在床上翻来覆去，无法继续入眠，反复问自己，那个在她梦中出现的男人是谁？

当淡雪燕打着背包从公社大院出去时，她感到了一种轻松，也突然意识到，自己对那个比自己小了十多岁的精壮英俊的小伙产生了欲望。那个出现在她春梦中的男人，实际上就是这个比她小得多的小男人。她憎恨自己怎么产生了这种淫秽卑劣的念头，这种念头与她多年形成的观念产生了无法调和的冲撞，但却又无法让这种念头消失，反而日甚一日。由下意识在梦中出现变成了清醒时的渴望，只要他出现在自己身边，她都会产生一种无法克制的冲动和兴奋，特别是身体周期后的那几天，夜里躺在床上，他就会出现在她的脑海里，使她翻来覆去，难以入眠。

她终于放纵自己的那天，是她三十六周岁的生日。

那天，她在他的陪同下，到公社最偏远的两个生产队处理用水纠纷，费了很大劲，才把可能引起械斗的纷争化解。回公社的途中，看着他矫健的身姿，她产生了一种想同他贴紧的念头。每次他陪她下乡，山间小路不能并行，她都让他走在前面，欣赏着他矫健的身姿，她会感到一种赏心悦目的快意。

走到能并行处，她对他说：“你到公社后，工作非常出色，公社领导对你有一致好评。你要继续努力。我们已经商量过，准备正式调你到公社任秘书。”

“我所做的一切，都是李书记帮助教育的结果。李书记，你是我人生的榜样，还有很多东西，我需要好好向你学习。跟着李书记是我人生最大的幸运。”他非常诚恳地说，“李书记，我听说你要调



到县里任职。我心里很矛盾,李书记调到县里是大好事,但我又怕李书记一走,我的人生又失去了方向。”

这几句话说得李菁心里特别舒畅,脱口道:“到时,愿意跟我到县里去吗?”

“只要李书记看得上我,李书记走到哪里我跟到哪里。古人说士为知己者死。我这辈子跟定李书记了,只要李书记一句话,我刀山敢上火海敢闯,李书记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决不皱一下眉。”他受宠若惊,信誓旦旦地说。

“你放心,以你的聪明干练,会有一个美好的前程。但第一步,得先成为国家干部。”李菁对他的表态非常满意。

成为国家干部,对他来说,是跳出苦海的关键一步。

他感到幸运,暗自发誓,不管今后怎样,一定要报答她的知遇之恩。

回到公社后,天色已暗。他替她打好洗脸水,然后就出去了。她洗好后,精疲力竭躺上床。想起该给远方的丈夫写封信,倾诉对他的思念,并借此排解自己的寂寞,压制那种令她担心害怕的邪念。刚在桌前坐下摊开信纸,突然听到轻巧的敲门声。开门一看,见他捧着一束山花羞涩地站在门外。

“你这是……”她奇怪地问。

“李书记,今天是你的生日。”他把山花恭敬地送到她手上。

“我生日?”她惊疑道,“你怎么知道?”

“我……非常敬佩你。”他嗫嚅道,满脸涨得通红。

她这才想起,今天确是自己生日。

她一阵激动,想请他进屋,但他已经跑开。

在她与丈夫结婚的最初几年,每年生日,都会收到丈夫的祝福信。但近几年,特别是她作出了不随军的决定后,丈夫也逐渐淡忘了她的生日。没想到他一个毛头小伙,居然能记住她的生日,这使她心潮翻涌感慨万千。

坐在桌前，盯着那束灿烂的山花，信纸上一个字也写不上去，只好重新回到床上。但怎么也无法入睡，各种念头纷至沓来，那种渴望男人的欲望，在她身体深处，像条虫爬动似的使她心痒难耐。于是，她起床走出公社的院子，突然听到寂静的夜色里有水声。

公社院子的用水是用竹筒从山上接来的溪水，他正赤裸裸地站在竹筒前，让溪水从头顶淋下。

那晚月色很好，怕被他发现，她不敢走得太近，躲在墙角偷看。只见月光把他健美而充满着男性力量的身体线条勾划得清清楚楚，白晃晃水流在他乌黑的头上，飞溅成无数水花。他冲洗时的一举一动，在这寂静的夜色里，显得和谐而优雅。那飞溅的水花仿佛溅进了她的心里，牵引出一阵阵的春潮涌动，使她口干舌燥，浑身发热发软，如果不是靠着墙，她几乎支撑不住自己软绵绵的身体。

见他开始用毛巾揩擦身体，她终于收回了视线，告诉自己得赶快离开，否则会让他撞见。她毕竟是个堂堂的公社书记。

费了很大劲，她才回到公社院子里。这短短十几米的距离，她感到甚至比走了一天的山路还困难，虚汗湿透了她棉布衬衫，紧贴着丰盈的身体。她回到房内，背靠着门，手抚着胸乳，急促喘着粗气，同时尖着耳朵听外面的声音。

他只穿着短裤，迈着轻快的脚步，小声哼着当年流行全国的歌曲“鱼儿离不开水，瓜儿离不开秧，雨露滋润禾苗……”进了公社的大院。她感到他的脚步仿佛踏进了她的心里，加速了她的血液流动。她很想开门，又告诫自己千万不能开门。门一开，可能就一发不可收拾，滑入堕落的邪道。

但是，理智虽然命令自己不能开门，欲望之手却已经把门打开了。

看见突然出现的李菁，他呆怔住了：“李……”

她的血液已经凝固，身子一软，站立不稳，摇摇欲倒，勉强扶着门框：“我……”



见状,他急忙上前扶住她腰,感到她的衬衣已经湿透,身体出奇地发烫,呼吸急促,以为她生了什么病,焦虑地说道:“李书记,你病了,我送你去医院。”

当他的手一触到她的身体时,她一阵眩晕,倒进了他的怀里。此时,她仿佛连说话的能力也没有,虚弱地指指屋内,喉头冒出两个字:“进去。”声音似蚊翅振动,又似虚弱的呻吟,他有些莫名其妙。

他几乎半扶半抱,把软绵绵的她弄进屋,让她躺上床。她又冒出两个字:“关门。”

关上门,他坐到床边,说:“我给你倒杯水吧。”

“不用。”她仍然虚弱地说。

这时,他才发现她脸红得如同熟透的苹果,泛着一种令人心悸的光彩,特别是那双平常明亮的眼睛,闪着一种他从没看到过的怪怪的波光。他还没有过性的体验,也没接触过情欲冲动的女人,在这方面似懂非懂,因此没能看懂她的眼光,她的神态究竟意味着什么,但却能感到此时的她,已经不像平时那个具有权威的公社书记,显得特别动人,特别让人感到亲切,而且他还感到她的身体散发出一种特别好闻的气息,令他产生了一种朦朦胧胧的欲望。

李菁本是个作风泼辣明快,敢于决断的女人,但这种畸型的欲望与她长期形成的观念产生的冲突太大,已经超出了她能承受的程度,所以作用于她心灵的力量才越发强大。理智和欲望在她心里冲撞着,她告诉自己,赶快让他走,否则她将被欲望彻底吞没。

他还仅穿着内裤,上身赤裸着。她再也不敢看,闭上了眼。她感到自己在对他说:“你走吧,你走吧。”话只存在于她的意识里,嘴虽然在动,但并没有发出声来。

他看见了她的嘴在动,没听到声音。他傻乎乎地俯下头,用耳贴近她的唇,想听清她到底在说什么。他的举动如同火上浇油,把她残存的理智通通淹没。当他头靠近她时,那种男人的气息使她

立即感到了一阵眩晕。她湿润的唇含住了他的耳垂,并猛地抱住了他,把他紧贴在自己丰满的身上,抚摸着 he 赤裸而强健的身体。

他还以为她是病中认错了人,慌乱地挣扎着说:“是我,李书记。”

直到她的手伸向他的短裤时,他才明白了她是什么意思。他的脑中闪过一种念头,必须离开她。但此时他的本能已经被她激起,那种逃离的念头仅一闪而过,接着脑子一片空白,糊里糊涂地被她引进了情欲之海。

事后,她娇慵无力地伏在他身上,略有几分愧疚地说:“我会对得起你的。”

童贞在这种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被自己敬佩而且几乎大了自己一倍的女人夺去,尽管情欲发泄的体验美好强烈,他一时还无法适应,脑子仍然空空荡荡,没有思维,没有感觉,只意识到一个热乎乎软绵绵的肉体贴在自己的身上,自己的双手也下意识地抚摸着她。

“你生气啦?”她问。没有公社书记的威严,完全像个坠入情网的小女人。

尽管是她主动勾引,闯入禁区的第一步,她比他要艰难得多。这种行为一旦披露,将使她身败名裂,更主要的是与她长期形成的观念大相径庭。但一旦冲破了思想的禁锢,她就彻底解放了自己。

他没回答,怔怔地盯着天花板。

她又开始贪婪地亲吻着他的身体,再次引发了他的情欲。

从此,他接受了这个事实,成了她的性工具。几乎每天晚上,他都与她翻云覆雨同枕共眠。她也为了兑现承诺,积极为把他正式调到公社而努力。

正在这时,大学恢复招生。由贫下中农推荐,实际权力在公社书记手中。

那天晚上,满足了她的欲望后,他说:“我要上大学。”



她正处于如虎如狼的年纪，对他的身体又正如痴如醉，他给她的感觉，比大她快十岁的丈夫好得多。她沉迷于与他的偷情，连一年一度的探亲假也放弃，听见他要上大学，顿时傻了眼。

“我知道你有能力推荐我上大学。”他又说。

“为你转干已经快办成了。大学毕业后，你还会重新面临工作安排问题。知识分子没有一个是香的，这是我国的政治。”她说。

“上大学是我的理想。不管今后将是什么结果，大学我一定要上。”

“可以缓一年吗？”她小心翼翼问。希望退而求其次，心想只要把他转干成功，再想法给他一个职务，就有可能捆住他。何况，一年后，她将进县的班子，再把他调到县城，上大学对他的诱惑力将会淡化。见他没吭声，她又说：“明年我保证推荐你。”

“不，今年。我决心已定。你说过要对得起我。”他态度坚决没有一点回旋余地而且还带有一点暗示的威胁说。当大学恢复招生的消息传来后，老右派就对他说，这是个鱼跃龙门跳出农村进入真正广阔天地的最好机会。老右派建议他一定要尽最大努力去争取。对他来说，还有另一层意义，是个彻底摆脱成为她性工具的机会。

他对她，不但没有丝毫爱意，连过去的敬佩也荡然无存。他真正爱的是淡雪燕，但因为被她霸占，他对淡雪燕的爱，没敢有丝毫流露而隐藏在心的深处。他已经打定主意，如果她不为他争取上大学，他将不惜同她翻脸。

李菁并不是个贪婪和占有欲强的女人，见他态度坚决，加上她对他一直有种愧疚心理，也知道自己不可能长久拥有他，长叹了一口气，答应了他的要求。当晚，知道他一上大学，她将从此失去他，她的需求特别强烈。他也因此感激，觉得她确是个言而有信的人，特别努力去满足她的情欲。

在她的努力下，他不但被推荐成功，而且还是全县惟一个被

北京大学录取的人。她认为既然留不住他,就得为他着想,把最名牌的大学争取给了他。本来,他还要求她把淡雪燕也推荐上去,但她知道淡雪燕是她的情敌,心里无法转过这道弯,不但没推荐,反而会起到阻碍作用。

从她手中接过入学通知书,他欣喜若狂,欢呼一声便从她办公室奔了出去。她有千言万语想对他说,但根本没来得及。她跟着追出门,站在公社大院门前,看着他在山路上逐渐消失,才悻悻地若有所失地回到自己办公室。她知道从此鱼入大海,一去不复返,忍不住泪水夺眶而出。

当他满怀欣喜赶到公社的民办小学时,夜幕已经降临。校址简陋得不能再简陋了,只有一排破旧的土墙茅顶的平房,两间教室和两间教师宿舍。校舍前面是一块平地,用土堆成一个平台,中间放上一排砖,算是乒乓球台。在一棵树上钉上两块木板,并用铁丝圈成一个篮球圈,就是篮球场了。这些简陋的娱乐实施,是淡雪燕来当代课教师后,他乘着李菁进县城开会的机会帮她搞起来的。这一切,却能给那些山民的孩子带来无比的快乐。

这天,月亮似乎比平时升的要早。清冷的月光洒在孤零零的学校前面的空地上,简陋的篮球架和乒乓球台显得格外凄冷孤单。四周山地草丛的虫鸣,使整个校舍显得特别寂静空灵。他走到学校前面的空地,心底隐隐生出了一种冲动。

小学只有两名代课教师,另外一名代课教师今天去县城了。他推开淡雪燕的门时,她坐在煤油灯前吃晚饭。所谓晚饭,不过是两个烤熟的红薯。

“你怎么来啦?”淡雪燕惊疑地问。

她到小学的最初几天,晚上他还同她一起看书,但后来他就再也没在晚上过来了。有时候白天来看她,也显得偷偷摸摸,生怕被人看见似的,对此她一直感到奇怪。她同他的感情,还处于纯洁无邪的朦胧阶段。如果没有李菁的介入,他们的感情会很容易迅速



发展的。

特殊的生存环境会把男人女人之间的相互需要推向极致。

“我被北京大学录取了。”他兴奋地说。

“真的？”她惊喜问道，接着又说，“真为你高兴。”

“拿到入学通知书，我首先想到了你，希望你能与我分享。”他说着从已经洗得发白的军用挎包里取出一瓶烧酒。这个军用挎包是李菁送他的。当年能有这样一件挎包，是很风光体面的事。其实他知道今晚李菁要替他祝贺，但他没让李菁把话说出来就跑了。他觉得反正木已成舟，李菁已经制约不了他了。

“杀只鸡为你庆祝吧。”她说，起身想出门去抓鸡。到小学后，她自己养了几只下蛋的老母鸡。

“鸡你还是留着下蛋吧。”他拉住她说。

“老同学这样的大喜事，我怎么也要尽尽心意。”

于是，他们一起动手杀鸡拔毛，然后烧水煮鸡。

他从下到农村的第一天起，就打定主意要靠自己的努力跳出火坑。淡雪燕却不同，她抱着最纯洁的革命理想，决心在广阔天地炼一颗红心。

苦与累，她能忍受，孤独，她也能忍受，并且还能从中找到乐趣。下田干活，她吃苦在前，当临时代课教师，她全身心投入。当然，受了老右派的影响，她也想上大学，但没被录取。她为自己的好同学能上大学感到高兴，没有一丝一毫的妒忌，但却隐隐有种失落感，她知道她的推荐在公社便被卡住。

当满屋飘浮着鸡汤的鲜香味时，他把烧酒倒进写着“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八个红字的瓷杯内。她则把用洗脸盆盛装的鸡端上桌，然后把鸡腿放进他的碗里。

“老同学，为你祝贺。”她举着瓷杯真诚地说。煤油灯飘忽的火光，在她清丽秀美的脸上跳跃，给人一种如梦如幻的感觉。

碰杯后，他一口干尽了杯中酒，她却只象征性抿了一下。